



“修书师”巧手焕新千余种《诗经》

内外兼修,十年磨剑,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不仅有了高科技实验室,还建成较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台灯下,一个女生铺上白纸,放上两张残破的古书破损页面。她先取出小镊子,小心清除霉变、虫蛀余下的垃圾,打上“补丁”,残缺不全的书页顿时焕然一新。她叫杨雪珂,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第一届古籍保护方向的专业硕士,本科虽然学的是档案学,但她对纸质文献保护兴趣浓厚,矢志成为古籍修复师。

昨天,作为全球首家成立的中华古籍保护院,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迎来十周年生日。作为一项“贺礼”,复旦大学图书馆与大象出版社合作,首次全面影印复旦图书馆藏《诗经》文献,于今天公之于众。



■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师用棕刷左右交替刷实托纸,并于四周压实一遍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诗经》为六经之首,复旦图书馆藏《诗经》文献达1000余种,为海内外高校之最。记者走进复旦大学恒温的贮藏室,见到各时期各版本的《诗经》,有明清时期的,也有五代早期的,极为珍贵。而这批古籍得以面世,离不开一批复旦年轻“修书师”们的努力。

既用“外功”也用“内功”

经过几百年流通,我国古籍破损率很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等待修复,更有部分古籍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加剧。所有文物中,纸质文物最难保护,因其最易损坏。而古籍又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文明的重要载体。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11月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谋划下成立。中国

科学院院士杨玉良担任研究院院长。该研究院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从2015年开始招收专业硕士生。2015级共11位学生,2016级共14位学生。

既要“外功”,学会细致的修复本领;又要“内功”,掌握专业知识。复旦古籍保护这一专业带有深厚的学科融合气息,不仅要求有文科功底,修复过程中更是要了解材料物理化学性质,甚至要通过理科实验研究创造适合用来修复的材料。进入该研究院的学生拥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包括本科为中文、历史,乃至数学、生物学等专业的学生,不少同学是从零开始接触古籍修复。

2016级硕士生王钊就是一位专业跨度很大的学生,他本科在一所农业院校的生物专业读书。王钊小时候被长辈带着看过一些古书,当时的开蒙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火种。在古籍保护研究院里,王

钊接触了纸浆的物理结构、化学性质,还在实验室里做染色实验,逐渐开阔眼界,之前所学的生物学知识也可以用到现在的研究中,更是让他干劲十足。

2016级硕士生李洁则对于这个专业并不陌生。她的母亲在陕西从事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李洁从小耳濡目染,对古籍与石碑心生敬畏。大学时期李洁就修复了第一本古籍,是当地的一本县志,“我觉得这是一种召唤。本科毕业后,我依旧想从事相关行业,选择了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

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还有自己的实验室。定时定量PCR仪、高感度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高效液相色谱……生物、化学领域的常见设备井然陈列,还有专门研究纸张寿命和老化机制的电热鼓风干燥箱。

在古籍保护生物实验室内,零下80℃冰箱中保存有大概六百株从

纸质文物上提取出来的菌种。“这是国内独一无二的纸质文物微生物库。”在这里工作的黄艳燕副研究员是一位生命科学学者,她说,如今自己从生命科学视角出发,研究古籍保护中的微生物问题。

“复活”开化纸工艺

古籍修复保护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纸。在杨玉良院长、已故生物学教授钟扬团队与微生物学团队、图书馆文物修复团队及文博团队等复旦多学科共同努力下,中国传统的开化纸工艺得以“复活”。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恢复了清代名贵手工纸开化纸的工艺流程,并用于中国古籍的保护。中华古籍用中国自己的开化纸张来修复。

普通的纸张一般只有20年的“寿命”,因而,中国古籍保护长期存在用纸的难题。此前,世界范围内最受认可的传统手工纸是日本和纸。世界主流机构基本都用这

种纸张进行古籍保护修复工作。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说起多年前带研究生在日本奈良访问时的经历:一名第六代手工造纸传人对他讲,这家作坊传承百年,提供奈良等地日本古籍的修复用纸以及日本天皇宫廷用纸,还说,如果需要,他可以为中国提供帮助。

一席话,道出了中国古籍修复的痛点。中国古籍繁多,大量急需修补,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缺乏优质的古籍修复用纸。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古籍修复用纸,都来自日本。

复旦大学利用学科优势,全校总动员。已故的生物学教授钟扬和他的团队成员寻找到了长寿纸的纤维植物——菟(ráo)花。后来,杨玉良带来一个好消息:中国传统的开化纸工艺在复旦大学支持下,得以在浙江开化“复活”,这是中国千万古籍的福音。

在寻常人眼里,修书难,且枯燥。采访中,杨雪珂道出修书不易。“修书师”面对耐心和技术的双重挑战。比如在古书上,三四十个小虫洞密密麻麻排在一起,修复人员需要一个一个用纸去补。除了虫咬,一些古籍被水泡过,“书页”粘在一起揭不开,有些局部长霉,分离起来更具难度。为了揭开一页书,有时会花了好几天时间。

但中华文明的传承,离不开这些“修书师”。国内高校每年培养的文物与博物馆专业高校毕业生为6000至8000人,而最终进入博物馆及文物考古一线的仅2000余人。中国现有专业博物馆4500多座,一座博物馆每年招收的专业大学生竟然不到半个;而且,这半个学生,还不一定是专业人才。为此,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十年磨一剑,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杨雪珂作为这批“修书师”之一也倍感荣耀。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同学们,你们在读《红楼梦》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两种情形?一是死活读不下去,或者读不进去;二是读得要死要活,还是读不出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詹丹的问答直抵同学们的心间,引来强烈共鸣。

昨天下午,由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指导,新民晚报主办的“夜光杯”校园行活动,走进上海市洋泾中学。詹丹教授以《共情与反思:阅读<红楼梦>的两种立场》为题,带领高中生们读懂、读深这部有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和“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之称的巨著。

“建议同学们在整体阅读时从五个要点来把握:一组概念、两条线索、三个空间、四季时间和五层人物。”詹丹教授说,拿第一个要点来说,《红楼梦》有一组核心概念,即“真”与“假”,或者说“真情”与“假礼”,这是一组关键的概念。《红楼梦》形象地呈现“真情”和“假礼”的冲突,是回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在维持外在礼仪的同时,建立起比较自

“夜光杯”校园行走进洋泾中学 红学专家谈《红楼梦》“真”“假”



■ 洋泾中学的同学们正在参观夜光杯展板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然健康的情感,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真情”和“假礼”形成一个和谐的组合,让“假礼”变得不再假。在这样一个总原则下,我们去

读《红楼梦》,可以看到小说中有许多具有象征意味的对照性人物。比如李纨和秦可卿,秦谱音情感的“情”,李谱音礼仪的“礼”。作者通

过这种人物对照引发我们去思考“情”和“礼”之间的关系。再拿第二个要点来说,《红楼梦》写了两条线索,一个是情感被毁的线索,一个是家族衰败的线索,最终形成了一个悲剧。詹教授坦言,概括《红楼梦》五个要点,能够为读通《红楼梦》提供一个基础,但这些要点毕竟只是一种概括,读者理解作品的关键是要有自己具体的感受。

高一年级女生吴羽佳说:“进入高中后开始阅读,但我至今只读了一半,的确有点难读懂。我在阅读时会在书中随手写下自己的疑惑和思考,尤其是人物关系、人物性格等,只有细读、细研究,才会获得属于自己的阅读见解。”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詹丹教授对此做了高度提炼,认为《红楼梦》是梦书,也是梦醒之书。因为,从梦中醒来犹如一记警钟,它告

诫我们:过一种有觉知的生活,或许远比过所谓富贵的生活更有意义,更值得推崇。

詹教授话音刚落,高一(3)班龚笑欢、高一(2)班刘家萌等同学先后提问:“我身边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红楼梦只有80回,另一种认为红楼梦有120回。请问这两个版本的差别在哪里?”“宝玉梦游太虚境,看见了众人物的判词。既然悲剧已然注定,他们是否可以改变这结局呢?”“在《红楼梦》中既有生活真实,更有艺术真实,我们该如何在共情与反思中区分作品中的虚构元素与现实元素呢?”……

洋泾中学语文老师杨玉琴说:“我们请红学专家来讲课,就是为同学们指点迷津。读《红楼梦》既要读得精准,也要读得发散,而且理解要透彻。”

本报记者 王蔚